

著 蘭 羅 曼 羅

譯 吾 健 李



鬥 搏 的 死 與 愛

刊 叢 活 生 化 文

XXIII

愛與死的搏鬥

ROMAIN ROLLAND

李健吾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文化生活叢刊

第二十三種

序

愛與死的搏鬥是我的「大革命」表冊的一葉。

從我孕育，起草這首戲劇史詩到現在，有二十五年多了。環境逼的我不得不中止。

但是我決沒有放棄牠。

一九零零年一邊看黨東在艾司高里耶（E. H. Carr）排練，一邊製作七月十四：我當時說道：

「我越走進這痛苦和超乎人力的世界，我越覺得一首浩大的劇詩在構成；我聽見掀起的海洋吼號：法蘭西人民的伊里亞德（Iliad）。良心之門從鬥斗拔起，沒有比這更被的更爲猛烈。俯仰靈魂的深淵，沒有比這更俯的更能向前。住在精神洞窟的不可

覺的神怪，從夜晚湧現，沒有比在這電般可怖而壯麗的雲霧之間湧現的更其清切。我要試探的不僅是一個過去的時代的英蹟，而是人生能力和限制的體驗。」

依照我工作的方法，我總觀念自爲工作。在製作邊音詩以前，我等候牠自己構成牠所有的部分。如今，牠差不多已經完成了。牠慢慢在成熟，同時我耕着其他毗連的田野。約翰·克芮斯道夫，高拉·布洛寧，同時我着手「入迷的靈魂」的田野。在我日落之前，我能夠有時間刈穫我的麥子嗎？我不知道；但是不必管牠。那時有一時的苦樂！我不應該在這裏系統地就揭露成篇的草籜。牠們在我的思想裏面形成一首「大革命」的戲劇「皆司特」(三)。弄過藝術製作的人，知道幼果沒有熟透，千萬不應揭皮。作品一經東緣和主人公開，猶如剛斗勒王之妻(四)就不再屬於他了。所以除非牠已然告成，否則，他不要給人看見！

我僅僅要說，這十二夾葉的表冊，彷彿胡鬧的諷喻詩，在戲劇附近保住牠的地位，又彷彿田野詩，把牠的巢穴留在騷亂的森林，未嘗不想做一場民衆的颶風的萬籟齊鳴的

景色。起始，我們看見社會的狂飄遠逝在艾爾穆龍維勒的福辣高納爾(五)的天空出現，在一腦海市蜃樓的先驅者的晚年。牠跑着，以襲擊步伐推倒牆壁，具有歡樂詠(六)的清新的愉悅(七月十四)。牠喚醒睡在人心底層的精靈，牠破壞的力量被一巫士內徒(七)鬆開，逃出意志的把握。牠壓下來，把白里翁傾在奧薩(八)之上，吉隆德派，高爾德里耶派，雅高班派，黨東和洛布斯比耶(九)電殛的巨靈之上：(羣狼，理性的勝利，黨東，再有一齣洛布斯比耶就齊全了。)把過去和破壞者毀滅了之後，牠迅即飛起，離開焰烟環繞的田野。凝聚的紅雲下降了，去更新的世界遠了，同時，在「尾聲」，「大革命」被幽禁了，一小羣法蘭西帝國的流亡者，王黨，弒王者，言歸於好的仇敵，在瑞士的一個山谷，在玉辣(祖國之門)(十)的另一坡頭，感嘆着回到他們激蕩的心田的和平與上天永久的沈默，人人可有的和平與沈默。

最近，不顧新的企圖，我能夠重理這些中斷的工作，却是憑了我外國朋友的督促。颶風掃過了一九九三年的法蘭西，在後面留下一道漸將熄滅的火浪，向東方繼續

着他的行程，牠一直奔往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平原；「司命」飛出西方的窠巢，還有其他民族的靈魂，同時，我們的靈魂，疲乏了，沈沈地睡着。我們國約會議的人們的熱情，在我們的血裏熄了，燃起遠方的熱情。柏林和莫斯科認識牠們。在柏林發生革命戰爭的第二天，黨東在馬克斯·賴因哈特（十二）的圓型劇院的演出，給觀眾兜起一種絕大的作用。因為這些演出彷彿是歷史的穹窿底下整日交鋒的一個回聲。羣狼撼動了德意志，捷克司拉夫；俄羅斯的靈魂，甚至於最近幾個月，撼動了地震毀傷的東京的靈魂。國家的安全和個人良心的衝突——「公衆的安全」拿來和「永生的安全」抗衡——的悲慘問題重新變成現實了。——著名的歐羅巴人斯泰法·磯外格（十二），十五年來是我最忠實的朋友和最好的顧問，不斷地提醒我，好比我作家的早年的功課之一，修削「大革命」的血山的石匠的企圖。所以我方才又把斧子掄向巉巖；這裏是我這個春天斫下來的第一塊石頭。我在上面刻下磯外格的名字。沒有他，這塊石頭還要繼續在地下睡眠。

熟悉法蘭西「大革命」的人們，一眼就全看出其有其人，具有其事，做我悲慘的搏

門(十三)的題目。虛外的回憶錄(十四)供給這被通緝的犯人所經的非常遭遇，見棄於他所有的朋友，知道自己沒有救，從吉隆德回到死之咽喉，巴黎，捧着他懸賞的頭，走遍全法蘭西，就為在牠墮地之前，吻吻愛人的嘴。

從這愛人的形態，可以尋見索非·貢道爾塞(十五)的朦朧的面容，喀巴尼斯(十六)的女朋友的憂鬱韻致。傑洛程·頤爾茹瓦希耶的姓名和性格，喚起百科全書保存的一個編纂和天才拉茹瓦希耶(十七)的雙重殉難；然而，這裏的主調却來自貢道爾塞(十八)，一付勝利者的額頭，一張屈服者的嘴，藏在他虛靈變的偵樓，心裏是死，眼裏是光，在服毒之前，寫下人類精神的進步的「信箋」，用信仰的呼聲煞尾：「科學要征服死亡。」——達朗拜(十九)說他是：「雪底下的火山」……過了一七九三年可怕的冬天，映着三月的太陽，雪差不多沒有開始溶解，展開了透幽戲的動作。但是，火在所有凍結的心腑育；達朗拜的話可以指說當時任何人。我真還想拿牠做我搏鬥的標題。

我隨意處理我的英雄(願爾茹瓦希耶敘述國約議會(廿)開會情形，就十分顯然)。

一定要請史家原諒。在我的民衆戲院，在大革命戲劇的序言，最近在「孟泰絲那」的英利
暨版本的序言，我已然多次詮述我對於歷史的藝術概念。對於我，他是自然的熱情與力
的一個儲水池。我就而汲取。我從洞底搜捕人類的猛獸，千頭的動物：民衆和鬥士。我
不擔心把他們弄的相似：因爲他們永在。我記起米開朗吉羅所給的卓彙的指示，他在彫
刻——不是勞鑿曹——而是「思想者」(廿一)。

「不出一百年，他就逼肖了。」

詩人的角色是唱，如若可能的話，「永生永世」之歌。史劇的藝術能力，其在於牠
的永遠如此者多於牠的曾經如此。一七九三年的颶風還在人世盤旋。我們聽見鄰近的森
林克嚓在響。我們自己，在「德賴夫斯事件」(廿二)的時候，拿我們的毛同羣狼的毛磨
蹭。在巴黎，某次呂麥的民衆戲院演出(尤賴斯(廿三)演說的那一次)，我聽見一般觀
衆的談話，天真爛漫，用力想從黨東，洛布斯比耶，法笛耶，(廿四)等等，尋出尤賴
斯，蓋德，(廿五)其他我不願意指明的人來；自然，觀衆尋到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們半人

半神，似人似牛的仙怪，在莫斯科再度顯身，比往昔還要激動人心。他們永遠重生，這些人類「原子」，不斷在浦洛代（廿六）的一千零一面網之下再顯。對於我，他們即是歷史的情趣和財寶。日子活的比個體——墳土喫掉他們的面孔——長久，「力」起初寄寓在這些肉體，之後，便搬到別的地方去了。

但是，從這消逝的年月，我未嘗不想在我的畫面留下牠們個別的光亮：因為一天有一天的光亮。我用那衣繡這些熱情的文筆的顏色，盡力寫製這些「大革命」戲劇。我不想給自己掩飾這種古舊形式的危險，容易惹起一部分觀眾和詮釋者誤解。盧騷熾熱的口才，經洛布斯比耶開成溝渠，（廿七）或者遣出工廠衝流垃圾（莎士比亞的馬馬瑟。皮斯，（廿八）黨東，撒出來的）的沸騰險急的淺流，需要讀者和演員知道怎樣解開牠圓潤誇張的襪襪，在過分造作的文字之中，想法打動僵直或者拘犖的靈魂。這種演說的語言不止引起一種誤會，而外國的詮釋者——甚於法蘭西的詮釋者——簡直無從避免：因為他們就沒有承受我們感覺樣式的本能的傳統，而且，即是我們，也不止一人曾經差誤。

智識如泰尼，都不能夠（也許因爲不情願，）透過文字音節的人爲鋪張，或者老練文
嚼字的烟霧迷漫，理解國約議會學究們吞嚙的熱情，可怕的誠實。他們一手握着斧子，
一手捧着他們的頭——羣身首分離的聖約翰！要想瞭解這種音樂，必須聽聆一節一節
的音響在每條弦上的顫動：憎恨，愛情，死亡……你不妨用手握握牠！燒在手心……
所以，我如若把這齣悲劇叫做一種「搏鬥」，是因爲搏鬥在：「孤注一擲」……
「我的王國換一匹馬！」駝背的暴君芮恰德在戰場喊着（廿九）……在風暴雨過去了
……我的生命換一道電！——我失掉生命。我已然贏了。

羅曼·羅蘭一九二四八月

(一) 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黨東在新劇院 Nouveau Theatre 上演，由艾司高里耶俱樂部
Cercle des Ecoleliers 演出。

(二) 伊里亞德 Illiade 是史詩的最大傑作，共二十四卷，敘述希臘和特塞 Troie 的十年戰事，且

傳爲荷馬 Homere 所作。特羅又名伊里翁 Iliou，所以詩篇題做伊里亞德。內容雖屬希臘遠征的英烈事蹟，實際却是一篇古代希臘文化的完美寫照。羅曼·羅蘭把伊里亞德借做普通名詞「史詩」的意。

(三) 「哲司特」Geste 是「動作」的意思，通常專指法蘭西中古世紀的史詩或者敘事詩。全名應當做爲「哲司特之歌」Les chansons de geste，大部歌頌傳說中的英雄，伴以音樂，在在民間流行。羅曼·羅蘭借做「史詩」的意思。

(四) 剛斗勒 Candale 相傳是里狄 Tydie 的海辣克里德 Heraclides 朝的末一個君主，約在紀元前八世紀。他以爲他的皇后妮西亞 Zenobia 是絕代美人，去掉她的面網，叫他的寵倖吉傑斯 Cree 欣賞。妮西亞看見吉傑斯，設法叫他弑掉剛斗勒，做了里狄的君主。

(五) 艾爾穆維勒 Ermenoville 是盧騷去世的地方，在巴黎的東北，距離二十七哩。這裏原來是一片沼澤荒丘，一七六三年爲吉辣且侯爵 Le Marquis de Girardin 購去，改成英吉利式的花園，當時極受盧騷愛賞。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，盧騷夫婦接受侯爵的邀請，前往居住，七月二日或三日，盧騷便在這裏去世。他是新教徒，不得埋在天主教的家

區，所以就葬在花園裏面一座小島上，二十米突長，十五米突寬；四周全是白楊（譯者曾經拜過，記得一共是十八棵），所以叫做白楊島，中間是他的墓塚。

第五節 羅拔高辣爾 Robert Browning 是法蘭西十八世紀後期的著名畫家，一七三二年生，一八零六年死。「大革命」時代避在故鄉。羅曼。羅蘭的意思似乎是說：「伏爾穆龍維勒的雲空可以從羅拔高辣爾的風景畫裏面尋找。」

（四） 羅曼。羅蘭 Le Contrat 這裏的「先驅者」就是盧騷。一七六二年。盧騷發表他著名的民約論 Le Contrat Social。到了「大革命」暴發的初曉，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經典。聖。艾先

「自由的信條」。依照德、斯塔艾勒。夫人，拿破崙有一天談起盧騷，「這就是他，是革命的原因。」相傳路易十六在監獄裏面「痛苦地承認」盧騷和潘爾泰「對法蘭西」。兩果在孤星淚裏面譯者夫洛實。唱一首關於路易十

普的小歌。他倒在地上。神聖又尊貴的里露。神聖又尊貴的里露。神聖又尊貴的里露。神聖又尊貴的里露。

溫爾泰的錯兒；

See *Life of Beaumont Newhall*. 高爾基在河裏，鼻子跌在河裏，

盧騷的錯兒。 [The *Life of Beaumont Newhall*]

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三日，一座盧騷的彫像獻給議會，擺在富蘭克林和華盛頓的彫

像中間。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議會公決立像紀念盧騷，頒給他的寡婦恤金。一七九四

年四月十四日，國約議會公決國葬盧騷，十月十一日棺柩運入巴黎國葬館。白楊島餘下

的是一座空塚。

(六) 歡樂詠 *Ode à la Joie* 是大音樂家貝多芬的名曲。他在心情陰鬱之後，長夜之中，寫出

他喜悅的音樂。「貝多芬的愛鬱要由人世負責，他生性欣快，金指的祇是歡悅。」麥爾

羅曼·羅蘭的貝多芬傳。

(七) 「巫士門徒」 *Adornit-Sorcerer* 的典故不知道出在什麼地方。意思並不晦澀，是說笨手笨

脚的巫士，放開了「社會的狂瀾」，也就是說「大革命」的「先驅者」或者那一類的先

知。

14
(八) 白里翁 *Blisson* 和奧薩 *Ossa* 是希臘兩座大山，相傳巨靈反抗色斯 *Nessus*，把白里翁搬在奧薩上面，指掌爬到天上。山倒了，巨靈毀滅了。白里翁的今名是浦萊西第 *Blissonville*；奧薩是基掃洛 *Kissos*。通常喻做勞而無功。

(九) 吉隆德派 *Les Girondins* 是法蘭西「大革命」時代外省議員的政黨，吉隆德是法蘭西的西南一省，鄰近大西洋，得名於吉隆德灣。省會是包爾斗 *Bordeaux*，著名產葡萄酒的地方。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，立憲議會解散，外省議員以吉隆德省議員為中心，形成立法議會的左派，人數約在百名以上，主張激烈，發動推翻王室，向奧地利宣戰，拘囚教士，虐待流亡的貴族。他們的中心人物之一是文人布芮羅 *Bruno*，所以又叫做布芮羅派。他們接受羅蘭 *Rolland* 夫人的指導，拒絕和黨東 *Danton* 合作。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，黨東與洛布斯比耶等開始逮捕吉隆德派議員；十月三十一日，有二十二名上了斷頭臺。逃到外省；煽動叛亂的，也十九陸續伏法。

高爾德里耶派 *Les Cordeliers* 的正式名稱應當是「公民人權之友社」*Société des Amis des Droits de l'Homme et du Citoyen*。高爾德里耶的意思是「以繩繫腰者」，天主教

一派，一二五零年，隨聖·路易十字軍遠征歸來，傳入巴黎，在大學佔有絕大勢力，一七九零年曾吃過革命黨佔據，並以爲名，成立高爾德里耶俱樂部。該派領袖有黨東，馬辣 Marc 海拜爾 Robert 等人，馬辣主編的人民之友 L'Ami du Peuple 是他們的喉舌，所執政見往往比雅高班派還要激烈。他們是熱情的，始終站在發動的立場。全盛時期定是一七九二年，馬辣死了以後，就越來越衰微了。

雅高班派的創立者是三個律師，其後有米辣保 Mirabeau，白地翁 Pétion，洛布斯比耶等人加入，與「憲法之友社」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合作，佔據巴黎的雅高班僧院，成立雅高班俱樂部，正式的稱呼是「平等自由之友社」Société de l'Égalité et de la Liberté。一七九零年有一千一百名社員，到立憲議會解散的時候，已然在外省有了四百零六支部。他們是沈着的，猶如他們的領袖洛布斯比耶，是冷靜而有計劃的。該派形成議會的幹部，始終擁護洛布斯比耶，支持政治委員會；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，洛布斯比耶被捕，該派也就瓦解了。

黨東 Georges-Jacques Danton 是法蘭西「大革命」一個著名的領袖，一七五九年生，

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。律師出身，擅長演說，一切暴動差不多全是他煽起來的。他有熱情的民衆做他的後盾，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，民衆攻入王宮，拘囚路易十六，黨東參加新政府，做司法總長。他在國約議會隸屬山獄黨，被選爲政治委員會委員，組織國防軍，創立法蘭西陸軍強大的根基，同時壓不逃亡在外省的吉隆德派的叛變。爲人慷慨，財務不清，生活放逸，不斷成爲反對者攻擊的口實。他發動恐怖政策，然而洛布希耶排除異己，並不受他歡迎。所以，強鄰壓境，他在議會演說：「我們需要大起膽子幹，永遠要大起膽子幹，法蘭西就有救了。」最後，不滿意於洛布希耶的殘酷，他會說：「我願意自己上斷頭臺，也不願意再看別人上斷頭臺……而且，我厭倦人類！」然而他熱烈愛他的祖國，風聞洛布希耶預備捉他，朋友勸他逃走，他回了一句：「我能够把祖國帶在我的鞋底嗎？」一七九四年三月卅一日，早晨六點鐘，他在家裏被捕，四月五日同他的朋友上了斷頭臺。死的那一天，有人記載：「溫暖的春天，樹全開花了……生命多年以來還沒有這樣快樂過。」在愛與死的搏鬥裏面，羅曼·羅蘭借帶尼·巴姚的嘴說出當時的天氣：「今天是開春第一個美好的天氣……」同時，勞到伊赫略說：「慶祝

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

一七九四年三月卅一日

早晨六點鐘

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

春天又到了丁香花開的時候！」

洛布斯比耶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是法蘭西大革命「另一個著名的領袖，一七五八年生，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。他是法蘭西北部以地氈聞名的阿辣司 *Aulnay* 人，所以法萊在愛與死的揮門裏面說：「那第一號的偽君子，那獠頭鼠目的阿辣司人，」就是洛布斯比耶，他有名的清廉，馬辣送了他一個綽號 *Incorruptible*。「他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。他的壞處也就在這一點。他在民衆嗜飢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，殺敵人，最可笑的是他後來叫國約議會議決神的存在與靈魂不死。」（參閱巴金翻譯的黨東之死的附錄。）他厭惡「理性」的崇拜，設法殺掉主要的信徒。他厭惡黨東的腐敗，妬嫉他的權威（因為他需要權威），殺掉他和他的同黨。他在議會宣布逮捕黨東：「我們今天倒要看看，國約議會能够不能够剷除一個早就腐爛了的所謂的偶像，看看牠倒下來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壓扁了國約議會和法蘭西人民！」他拿眼睛瞪住了勸讓捉，黨東的一個黨徒，接下去道：「打垮渣滓同人就有罪！」他不許黨東在法庭辯護。黨東拿拳頭向空裏搖道：「卑鄙的洛布斯比耶！斷頭臺也有你的份兒！你要隨我來的！」不出三個月，他去了。